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田六

僧錄司右國教無量公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五世 仰山疇二則香巖間五則

朱胡二則 王常侍三則三角菴主一則

六祖下第六世 興化契八則寶壽沼六則

三聖然三則 太覺二則 灌溪開二則

崔禪一則 歷村一則 虎溪一則 桐峰一則

米倉一則 雲山一則 陳操尚書二則

大禪佛二則 南塔湧二則 無着喜三則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一則 海山有梵僧一則

空而至師曰近離甚一則 西天師曰幾時離一則

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一則 生曰遊山玩水師曰一則

神通遊戲則不無閑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

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

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

若要清風生閩外棧末更與四藤條而華品

小釋迦大文殊間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

能用被他碧眼謾塗糊珠山如瞬目西天此

土拂石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匝入息一念

萬年禪禪間浮樹在海南遊而堂與 應真來

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閑棧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

滿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

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為
 山送來若道是為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
 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遂撲
 破頌曰仰山接得為山鏡告眾拈來行
 正令憐慳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蕎頭釘汾
 陽提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啓唇牙辟
 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泗山古
 鏡封來辨者難示使行令眾當觀會中若有
 仙陀客器得如今照影寒佛印信師鏡拈來
 呈眾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弄
 免教壞却兒孫手白雲瑞為山古鏡仰山提
 日上東方月落西樸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

索草萋萋世穿身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
 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
 明佛因白全放全收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
 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曾庵
 情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
 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秉春佛心才八十
 婆娑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
 妍醜畫道不勞紅粉施上方益比謂拈來伸
 一問如何舉眾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碎定
 作人間醜婦寬西祥津仰山隨為山游山到
 磬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嚙一紅柿落在
 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為為云子甚愛得來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馮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鴉銜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欣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公陽照馮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既深果熟馨香鴉銜至捫來聲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則山

馮仰山因馮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馮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駟乳頌曰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变化不相知喚回業

識茫茫者笑倒馮山老古雖嫌淨一喚回頭識我不依倫離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總沈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覺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駟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蘆花宿 月堂昌 仰山問馮山大用現前請師 四六 辨白馮下座婦方丈師遂入馮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馮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馮曰你試舉看師珎重出去馮曰錯師回首曰闍黎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婦不知猶自涉離微 松源 敬問處分明答處親縱

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
 致太平本卷永仰山卧次夢入弥勒内院眾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
 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
 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蒼舊列聖森森坐其右
 當仁不讓捷稚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
 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
 泄我樓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
 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夢裏談空也大奇百
 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塵竭今何必堂中

下一槌本覺一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恠捏
 恠誑譁一眾無門開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你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攬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擎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
 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保寧勇
 仰山後叅岩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
 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
 不肯汝放抵肯汝放 頌曰一豎一展一放

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岩頭賴是隨風回棹
 幾乎反却釣魚舟新橋倫仰山一日在法堂
 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
 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
 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
 空而去四六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
 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
 君南叟茂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
 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
 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
 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

相兩手托如脩羅擊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
 乃畫圓相圓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道環
 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
 羅武緯文經放開担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
 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
 仰山因僧思邨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
 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捺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

甚慶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慶否曰常
 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慶樓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
 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
 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
 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
 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
 盡艱難幾許般大洪思無外而容無礙而冲
 門墻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卧客飯雖飽
 而頽農突出虛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海兮

雷送游龍 天童覺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
 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巨得披衣向後更須
 看本覺一凡聖總無別路歧返思思底幾人
 知春風不到槐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慈受
 深 仰山問僧近離甚慶曰庐山師曰曾到
 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游山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
 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雪竇顯出草何如入
 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
 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欲識庐山五老峯個

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
 銚不同慈受深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
 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
 大笑頌曰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
 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慧寐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
 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國岳勸
 仰山向火次有僧叅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
 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挿向炉中又
 移向舊處頌曰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庫
 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
 昏投子青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頌曰
 一倒一起雷速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
 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
 梅兮春到寒枝涼颺脫葉兮秋澄潦水天童
六竟推倒扶起觀而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
 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
 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周誰識善財童
 子最毒印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師豎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中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
 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岩上
 梅條條縱舞溪邊柳石門聽仰山一日見香
 巖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
 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知道無
 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然
 天下人去在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
 問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
 片心本覺一仰山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
 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
 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為山問曰寂子

用劔刃上事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
 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數筌別處春推出枕
 子露眠床劔刃上事放毫光月堂昌田中插
 鐵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
 便去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
 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本
 覺一仰山夏末問訊為山為白子一夏不見
 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
 得一片畚下得一蘿種馮山曰子今夏不虛
 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馮

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為曰窈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
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為若也
為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龍門連
窈子不虛過饅頭邊有功祇恃一籬粟千載

顯家風大卷呈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

富可論飽飯愁眠無個事却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竹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籬粟卞和三獻

楚王王設若不遇別實人至今猶在荆門哭

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絃復是鸞膠續陽春

白雪有知音山自青方水自綠辛卷詩仰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多師僧為復
是喫粥喫飯僧為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侍御自問取他頌曰未問威風頗不
威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曾無雜造次
風流豈易量木覺一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
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
了之心是名真了頌曰口朝鼻孔無空過
眼蓋鬚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間擲
出滿盃紅或卷體
鄂州香巖智閑禪師出山因百丈遷化遂
茶為山瀉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吞十問

十谷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
 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嘆
 曰晝餅不可充飢屢乞為說破為曰我若說
 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
 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後心神泣碎為山抵面
 陽忠國師遺跡憇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尾
 碌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為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隨情然機處無

踪跡声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為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齊親自勘過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整
 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重寶宗放下身
 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峯丹香嚴曰仰山見
 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山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
 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頌曰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

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石山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松深岳當機親
 面提親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過人上壁
 香巖初開堂馮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
 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
四六
 曰祇為春行秋令頌曰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恠絕後光
 前絕古今汾陽語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
 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
 若有會中真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歇本堂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馮馮山寄來香巖我哭父
 子技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珠山
 香巖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嚼樹枝
 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
 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
 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
 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頌曰香巖寄樹示多
 人要引同袍連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數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汾陽語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
 上時任使香巖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擗眉佛

焉曲設多方老古錘那堪枝上更生枝好
 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保李勇古
 聖悲心利後人口銜枝上露全身直使玄路
 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石門香嚴垂語
 真堪賞口銜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
 且道渠儂底模樣地獄思狹路轉身難東西
 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開上方益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趁嶺種芳草
 逸池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嚼得當頭
 蹉路問着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月
全昌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
 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惠庵華香

嚴上樹口銜枝手不攀枝脚繫垂纜開口噴
 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
 頂門揮老顏香嚴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
 何葛藤露布月林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
 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無門無地無
 錘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
田六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無禪才香嚴曰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觸
 骸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骸裏眼睛霜云
 猶帶識在頌曰枯木龍吟真是道觸骸無識
 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

京兆府米和尚問僧近

離甚康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
 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潛麼鄭重曰也無
 你提撥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潛麼僧近
 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
 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大西米胡令僧去
 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
 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頌曰碧岫
 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垂
 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教子第二頭邊破
 悟迷快須撥手捨筌帚成芳未盡成駢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若韓知覺噬齧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
 晚風凄特米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主覺悟人千箇道無憂有信遭他第二頭
 寒冥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遠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為山視事次米和尚至
 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
四六
 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
 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
 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
 相見公曰師子較人韓獪逐魂米聞此語即
 省前謬遂出胡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
 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

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頌曰寶
 主檢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
 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兼此冲常侍舉筆
 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參官忘
 前失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兼此冲常侍舉筆機輪活
 既走珠盤妙處都蘆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劔倚天寒兼此冲常侍舉筆王常侍與臨
 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
 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
 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
 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
 廢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曰世出

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
 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但山果一著高一著
 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風接不在
 梧桐樹松源每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鶴白
 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違人泄漏機
 正堂王常侍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
 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逢州云人打毬馬
 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
 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
 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
 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刃之
 頌曰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

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
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
此道今人棄如糞龍門遠看人騎馬打毬子
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
意要題詩懶老

新州三角山法過菴主明 泗山因荒亂魁師

八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
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
悟以刃加之。頌曰師將真實濟光人豈謂
行恩反害身真實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
許貪洞山聽
深山海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蔽繞還光

人便分付兜人少鑒返加傷正覺逸

菴僧真實濟兜人一喝分明出差玆莫道賊

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目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明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攬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明

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攬着

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

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

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癸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
 存焚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暗摸來這裏納敗
 缺脫下納水痛打一頓師於言下為得臨濟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
 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

四六

十三

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
 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岩勝
 翎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
 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雪巖欵

興化因後唐莊宗李河址回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者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等兩
 手展開幙頭脚勅書挂在鳳凰樓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
 餘斜影在翩翩直自入雲端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
 宗所得未為真精鑑還他興化老地歲息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
 原無價寶不同趙壁與燕金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

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

氣龍顏悅爭奈胡僧笑點頭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歲一入相如手佳聲

滿大唐佛心才

中原

一寶有來由撥得君王引幘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設輕酬笑前堪幘頭舒起君

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

花滿地無人掃北海心收得中原無價珍幘

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價八兩元來

是半斤林苑明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

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用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

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

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頌曰

龍廟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海印信猱龍出

水而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雲漢亦單刀直入不須

論擬議之閒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

興化捧頭親鼓山吐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望
 深坑徑山是德一喝如雷響與化一喝響
 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德
 看指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
 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南若一
 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懸然未免暗半夜
 摸烏龜明月照積雪雪同時照用不同
 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
 龍廟自交馳雪與化因僧問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
 日赴箇村齋中途過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頌曰此問非常觸忤人如

禽空家染荆榛須知與化奔馳疾值雨何曾
 濕壽身洞山積樓浪擊雲勢莫猜漁翁倚棹
 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味空一
 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開隈雖然打入
 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故山古廟裏頭
 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
 只為渠僕識梵書徑山天生白額南山廟
 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
 曉覓行蹤雪剗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
 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

僧亦若此四方八面泛邊疆暴雨狂風無處
 藏古廟裏頭休躲避移舟別有好商量既
 塞北煙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
 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與化謂
 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
 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
 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拖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與飯即便出院頌曰二虎
 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牢中不能返擲若返擲
 天下獵人無處覓海克賓法戰挫英雄
 與化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

解入塵籠應丈夫當斷不解斷與化為
 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赴出
 院真中文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
 稅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浹雷巾與化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杖放在當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與化克賓與
 化今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袖僧青白
 眼值教天下競頭爭佛心丹山生鶯鶯師
 子產後祝林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與化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
 法方知愧老漢當年要話行與化罰錢出
 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與化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
看治父川漢高拜特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
 任赤旛高堅化城降星在盤兮不在秤市斤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雲與化老古雖不妨
 太孤絕金毛嗥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懶本重罰錢出院揚家醜與化犇頭遇克賓

四六

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敲出玉麒麟佛性
 與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
 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也與化棒頭
 掃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
 那得嘉名四海傳佛性主賓會合風雲異
 醉後添盃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叢林扛

鼓返成寬或卷與化逐克賓觀音戴鬼面
 執裏動拍頭未免傍人見佛性棒頭有路
 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操
 夜深方見把針人百世與化打克賓猛雨
 驚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佛性家
 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
 趁出院橄欖點茶滋味長佛性法戰場開
 驗克賓解施武畧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當
 待長奇謀自策勛佛性與化打克賓言親
 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佛性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與化罰錢出院且敢却
 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突了作

廢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雪屈以拄杖一特趕散 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與
 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與化臂健尚嫌弓力軟
 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暗堂走與化示衆曰
 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肯
 喝亂喝直饒喝得與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
 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一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
 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紫羅帳裏撒真珠
 密意師承會也無摸象眼盲徒亂說當蓋古
 鏡見差殊考與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
 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黑夜不見錦綉
 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擲上方對衆全提
 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
 夢中推倒五須彌任山紫羅帳裏撒真珠
 揮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
 勒是他奴鼓山與化見同來繞上法堂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鉢僧
 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請師
 直打下法堂待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性
 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臉也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
 禮拜 頌曰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
 典化者一半是人情山哇鏗鏘在握天履
 膽落明眼袖僧休更卜度徑山未恰如創子
 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
 方知王法不相饒退卷休長松不改四時青
 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若帚掃眼中瞠
 子而前人如門分激欲灑灑水光浮不見孤
 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
恣也卷推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
 蓋寬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卷哇驅耕
 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

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南若勝與化因僧問
 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
 曉林木迥夜深汀岸火光微投于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因臨濟因僧問萬
 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老大精
田六
 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海印萬境來侵莫管
 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者來時路月下
 騰騰信脚歸捲空開寶壽曰趙州來師在
 禪床背面而坐州長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動絃別曲落葉如

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腳底無羈絆去
 住縱橫得自由遊卷演寶壽因僧問訊師曰
 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
 從西過東立即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頌曰捲則潭崙
 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轉
 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
 面前蒼蘗馨香佛燈功寶壽因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
 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無奈何
 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頌曰現出
 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
 堂縫分明鷓子過新羅治父川直饒釘得這
 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向俗人呈家醜月卷果一縫分明在當頭下
 手難饒君釘得終是不完全鼓山寶壽
 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頌曰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

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倆紅爐鍛鍊要
 真金法臨臨西山路上有彌猴嘯雨哀風動
 客愁忽遇此林師子子萬般伎倆一時休中
 際能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慶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
 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膝
 身欲出青雲外力到峯頭一步難佛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明臨濟住後上堂曰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曰騎驢戴
 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保平身反是羅兮覆是
 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為成歌曲祖父
 田園要及時圓通德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
 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
 明池佛鑑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
 分明話墮天北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
 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着
 衣徑山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冥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佛燈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
 一炷香鼓山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
 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卷云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
 滿天星月明如畫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消
 南山鼈鼻蛇觸着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
 貧子弄舌弄舌者味黃昏打棹奔城快日午回舟
 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唱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卷賢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
四六
 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兼無為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
 采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頌曰水
 毋有骨靈龜無殼暗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
 意如山岳正覺鹿二靈龜有殼水毋無骨破
 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人絕 破脊驢

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雲端匝地風光無間
 道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為君重指出臭肉
 團上青蠅飛黃藤青青掩映蒼龍窟脩竹
 超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未及喬松老
 風骨佛世也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
 腐囊忽若禪人親咬破看來滿口是清香龍
門道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
 這裏無殘羹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
 打師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
 便下各堂堂中首座滿跏天恭問行脚高士
 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添桶前後觸
許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呼為雲吸為雨龍龍清風動寰宇笑哭
不是等閒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
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別起眉毛看
鷄子女聖卓殘羹餒飯無處安着換手磁甌

劈頭盖却兩箇無孔鐵槌一樣無縫自縛佛

燈向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

爭見李將軍木末未魏府大覺和尚臨

齊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

路北岳頌曰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

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山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方上是天
身乎太長衫袴短醉狂贏得樂豐年伴幸勇
灌溪志閑禪師臨濟因僧問久嚮灌溪到
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

箭波瀾急撼得毗盧海岳低小州克灌溪參

臨濟濟揚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頌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頰願望回首

與誰同多交瑞定州善崔禪師并日崔德

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

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
 珍重 頌曰鑿鑿橫按寶光寒俠客凄凄敢
 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保
 罕勇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釣金鱗遊
 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洋地十
 三懶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
 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空史甲 萊州歷
 村和尚明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抵這便常否師
 擲匙向火中 頌曰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
 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攸燕手性命難存爭
 奈何投于青 虎溪菴主明因僧問菴

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
 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開市
 裏虎 頌曰開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
 木是君不遇羅睺主東那覺虎溪老住菴年
 深都不記開市中心虎四邊如鼎沸空清
 桐峯菴主明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
 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
 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見之
 不取忠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
 見也無收虎尾捋虎鬚空寶願 滄州米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師曰：清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聞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我。是時道路師曰：聞來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過着。峻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着。對不搭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佛，登均雲山和尚。詞以清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

人肯喫師曰：獨有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道病僧頌曰：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差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一著。木庵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

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田六

十三

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蒸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一語離窠窠，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雲堂行奪鼓，瓊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見揚花落。

也驚尼無著也 拈得須弥第一槌銅頭鉄
 頌豈容伊益梅舟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
 誰後卷封季咸魯相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
 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炯然明可察秋毫應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麽經州云金剛般若經
 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
 信枝頭老鳳鳳春來翻作黃鸝叫正堂禪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問仰山初參仰山山開
 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

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
 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嫫媼野軒遵
 竺國支那成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
 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保寧勇 當
 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
 門下去見機雖足未風沉地處思集雲峯下
 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
 如龍如鳳在烟霄回任二藤條契了任閒
 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鍾俱是令知機
 識變有誰倚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

縮項編提向市中頗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繞敗別無他
 山藤徹骨令廿伏反與渠僕貼面花衣卷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
 泥堆裏立咄咄黃源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

田六

二四

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黃金打
 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意免深來州仰山南塔
 光湧禪師 仰山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
 曰一鑊入寒空 頌曰重峯層似挿寒空塔
 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未有韻萬年溪水

去無蹤 弟子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
 火筋挿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一句稱提
 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袖子微開眼
 挿筋爐邊當火焚 弟子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師曰仰山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
 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遂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
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
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為
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懷然悟彼翁
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麻周沙
界聖伽藍滿日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指識 顧問南方住若
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俗指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
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寶顯堪
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目無着
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二樓蓋雖
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初初忽拍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鬼挪撇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
機召發轉顛頑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
到處揮 正覺逸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
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
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

從一觀金剛肯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
 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鮮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進吾真 聖者由來不可
 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勾
 無私振九垓 照覺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數
 等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
 江南地 戴思 文殊前後三三獨泛輕舟過
 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崑崙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
 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 三
 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
 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 前後三三

不失宗迦起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
 疊疊青山鎖翠空 丹霞 無著文殊不易逢
 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少前後三
 三數莫窮 本覺 一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慵
 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 月堂 二寬鞋著
 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運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 六 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
 重點檢目前包裹露毵毵 前後三三謝師
 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教欲談何
 談均提諤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我子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
 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岩 前三

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
 少衆月移松影落寒潭佛法初無止
 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儀變前
 後分疎落二三無著因老翁邀師入
 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
 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
 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
 對頌曰文殊大士托玻璃盞遂問南方有箇
 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
 猶未知端的搗手拈茶不用疑汾陽自別
 南方涉路岐喫茶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
 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正覺南方不可離

須臾無著曰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也
 茶拈起莫生疎佛印元玻璃寶盞對君煎茶
 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
 辨輸贏象田仰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
 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與茶時
 象潭沫無着因參仰山頰了心契令充典座
 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筯便打曰文
 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
 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
 嫌頌曰槃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
 來打落粥鍋休說偈脩行須信禍為胎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